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七回 荒詞投宿

話說魏進忠三次覓死，遇著神靈示顯，便有三分雄心了。猛地地想著聽個響報兒，以決去向。到夜深人靜時候，對天磕頭告道：「俺魏進忠後邊有長進日子，聽著響報便是。天爺可憐鑒，俺不通文理的人。明明白白的賜句話兒，斷個終身休咎。」便就地下拾塊瓦片。擲下去，看尖角對著哪一方，隨這一方去聽著。正擲著對北方，便從北方一路聽去。人家都睡熟了，過著三四間門間，只聽想沿街小樓上老媽兒聲，叫著兒子道：「三兒，你明日去對二哥說，還是進京去好。」那兒子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進忠聽了大喜。想來這模樣如何見人，須得改頭換面便好去。且順著路兒往京師走。此時竟是個乞丐了，望門求食，那顧廉恥。又見一路的花子太監甚是強橫，數個合一伙，向那往來的客商討錢，憑他圖詐，且是裝起腔來，硬頭硬腦，口裡不乾不淨。但是走慣北方的，身邊帶些零錢兒，撿幾個與他，就去了。有那樣初出景的，打開銀包拈銀子時，一齊趕親圍住了，著一個搶了便跑。若是與他敵時，他鑽來一把擠住你的陰囊，痛一個即死，這還算好的了。還有一等惡的——三人欺兩，搶行李，割褡褳，客人募不敵眾，就不敢與他爭鬥；若鬥時，他一聲傳去，整幾百來了。京師往來的，常要吃這行人的虧。詐來銀錢酒肉吃不了，整日薰薰醉飽。

進忠見了，心裡著實欣羨，就起了念頭。睛想自己的陽物又爛壞了，老婆又隨人去了，不如索性淨了身，混做一個太監入伙，倒好過日子的。便走到空野之處，見一所破籬破落的土地祠，瓦礫滿地，草萊堆砌。進忠前後一看，都無門窗，又沒桌凳，是個久無人住的了。進忠喜道：「這裡僻靜，沒人住的，正好俺住著，做這道兒。」身邊討得些錢，買些酒來，盡著吃一個大醉，便對天磕頭，又轉過身來，神前祝告道：「小可的魏進忠，因到極處，無可奈何，身上又疼痛，肚裡常饑餓。前日在泰山祠內尋死三次，神靈不容。如今實難過活了，思量淨身入伙。倘若進忠後有發跡日子，下刀無事，存俺性命，如沒好日，但願刀下即死。望乞神明護佑。」又磕個頭，便去破納袋裡，取出一把小匕首刀來。地上拾一塊瓦片兒，磨得燦亮，風一般地快，便掀開破褲。瞧那陽物，已是爛去大半節了，只剩得些須鬆兒，兩眼就滴下淚來，似黃豆兒大。使自己啐了一聲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設使進忠不死，有長進時節，已自有兒子了，不為無後。若是死了，倒省著眼下這些痛苦。千死萬死，總即一死，哭怎的！」猛著一口氣，齊那陰囊一割，就抓一把香爐內冷灰按住，先有綿線帶兒繫在貼肉腰裡。忙用破布衣前後兜住，兩頭塞在腰帶裡。當時一些也不覺疼。收拾完了，便疼將起來。

那進忠畢竟是個奸險惡人，氣粗膽大的，也不在心，便搬倒泥塑的一個小鬼來做枕頭，把供桌兒刷乾淨了，就睡在上邊。口裡叫道：「上地！上地！我魏進忠死也在此桌上，活也在此桌上。」原來這閹割不獨在小時節，就是漢時宮刑，太史公司馬遷，也是這一刀子。只要避風，不出血，便沒事了。又要用遠年的宿灰為妙，如新灰火氣未退者，便惹爛了。這爐香灰，卻不知幾年了，合當湊著這逆監的巧。原是斯文厄運遭此煞星，攪亂七年朝政，殺害若干忠臣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魏進忠一躺下就睡著了，鼾聲如雷。到五更還未醒哩。似夢非夢，見著一個白鬚老人站在旁邊，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點霜兩鬢，銀絲樣灑灑虬髯，駕霧一身，泥塑般巍巍神相。頭戴凌雲三角嵌線巾，身穿蜜色四緡回欄襖。腰繫百辮黃絲絛，手持九節斑竹杖。酒中未醒，依違醉後魔魂；夢裡猶疑，彷彿座間靈像。

且說魏進忠在夢中，見這老人說道：「小神是本坊司土之神。昨日上公大貴人到來，小神侍立擁護。上公此去，前程遠大。切莫愁煩。這個小鬼望乞寬赦。」進忠忽然醒來，把眼兒抹一抹，睜著一看，不見這個老人，便掉過頭來，看那座上伸像，就是夢裡一般的。進忠心裡便喜道：「靈神又指俺路頭兒，但是有什麼本事，掙得個好日？」慌忙跳起身來，把這小鬼兒豎起，依舊立在神像旁邊了。進忠納頭便拜道：「進忠到京，如有好日，當重新啟建這祠宇，設立祀田，四時祭享大神，以表今日教俺之意。」許願已畢，進忠又得這一次神明點化，看看膽壯了，想道：我後日定然發跡無疑了。只是不隨他們這一伙，甘自忍饑受凍。俺使些乖兒，混些酒肉吃吃，且養好了瘡兒，再作道理。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果然事急且相隨。

不知進忠可像個內相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